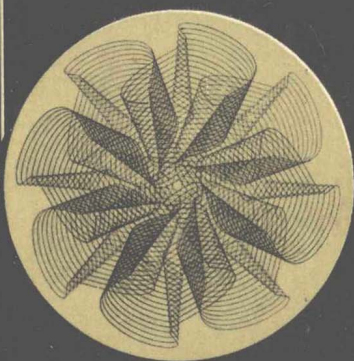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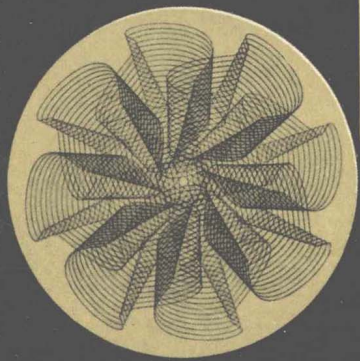


涉史載筆

學士書苑③蘇同炳著



臺灣學士書局印行

學生書局
印行

學生書苑
39

蘇同炳著

涉史載筆

39 苑 書 生 學

筆 載 史 涉

涉 史 載 筆 全一冊

著 者：蘇

同

炳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二一四一五六・三四一三四六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六元
平裝新臺幣三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初版

代序

收集在這本小書中的，一共有十七篇文字，大都是掌故一類的雜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發表在大華晚報淡水河副刊，以「南窗隨筆」之名義刊出的，其餘則雜見於中央日報副刊及聯合報副刊。感謝這些副刊編輯先生們的厚愛，容許我在報上發表此類塗鴉之作，更得感謝學生書局主持人的雅意，使這些蕪文能夠結集出版。

寫掌故文字，無論就文學或史學的範疇來說，都只是一些「小道」，其惟一的好處，除了供讀者消閑之外，是多少還能從中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識。我生平愛好文史，讀史之餘，更喜博涉與史事有關的筆記異聞、小說雜俎之類，以求多識多聞，熟諳前代的掌故。書看得雜了，在有關記述的相互印證之下，每可發現，不論是史書的記載或是民間的傳說，有很多都不免錯誤；而若干為正史所不詳的事，在比勘了許多雜史之後，又常可得到較為明白的瞭

解。如此，我就有了許多寫作的材料，也就是這些文章能夠寫成的原因。刊出之後，頗曾得到某些前輩先生與讀者朋友的謬讚，以爲不無所見，尙屬有益。慚汗之餘，自覺這些雖然只是渺不足道的掌故雜文，而居然亦能蒙社會人士的青眼，足徵自己的努力不曾白費，也就深感欣慰了。惟因才識不逮，在內容與表達兩方面容或尙有不能使讀者滿意的地方，是則百尺竿頭，尙待更進一步的努力。謹以此心願，俟之來日。

校印既畢，略書數行，以代序言。是爲記。

蘇同炳
六十四年九月十日

涉史載筆

目次

一、諸葛亮征蠻·····	一
二、萁豆相煎話曹丕·····	二一
三、宋太祖盃酒釋兵權·····	三三
四、元人雜劇中的包龍圖·····	四七
五、徽欽二帝北狩以後的生活·····	七三
六、岳飛史蹟辨·····	九三
七、「正史」中的王安石·····	一一七
八、唐伯虎與秋香·····	一五五
九、「詩人」吳梅村·····	一六九
一〇、鄭成功傳記以外的新資料·····	一七九

一一、董小宛……………	一八三
一二、清世宗設立軍機處的原因……………	二〇一
一三、安清幫與羅祖教……………	二一五
一四、王國維與羅振玉……………	二三一
一五、「唐山」試釋……………	二四五
一六、古裝電視劇的髮式問題……………	二五一
一七、雲南邊境的土司……………	二六一

諸葛亮征蠻

三國演義中有所謂「七擒孟獲」的故事，敘蜀漢丞相諸葛亮因南蠻作亂而親自率軍征討，至於七擒其渠而七次縱令聚兵再戰，最後，其渠帥孟獲一方面自知非諸葛亮之敵，一方面亦深感諸葛亮屢次不殺之恩，於是自願輸誠歸降，說：「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這一段故事，極寫中國儒家服人以德不以力的崇高精神，讀之令人倍增對諸葛武侯的欽敬。據一般傳說，都以為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發生於雲南境內，其地點東起大理，西迄怒江，其範圍廣達千里。故而迄今為止，雲南境內所流傳的諸葛亮南征遺蹟尚有許多。彙而記之，即可以舉出十八則之多。

一、天威逕——在大理下關之南，洱海水之出口處。水流奔騰之上有大石橫跨河上，形勢險絕，名天生橋，相傳諸葛亮曾擒孟獲於此。

二、諸葛寨——在永平縣北三里，相傳諸葛亮征蠻時曾駐兵於此。

三、諸葛營——在保山縣城南五里。永昌府志謂是「昔武侯屯兵之所」。

四、「三海」與「七墩」——在保山諸葛營附近。有三池，一曰大海，又名諸葛堰，廣百畝，四周以大石圍砌，春多積水成海，夏則洩水溉田。池中之水放出後亦可種稻，據云，所產之米分外香甜可口。二曰東海，三曰小海，面積均甚小，冬春常涸，相傳均是武侯駐兵於此時所開鑿，以供飲馬者。三海之間，有土墩七，相距三里許，成北斗之形，相傳是武侯紮營之地。

五、神箭墩——在保山諸葛營前。其地有土墩，高四五尺，廣約三方丈。相傳武侯大軍尚未抵此時，其地駐有甚多蠻兵。武侯兵至官坡嶺，遙見此間蠻兵衆多，即用木削成一大箭桿，上端裝一鐵犁作箭頭，於夜間使人潛入蠻兵營之高阜，將此大箭豎於土中。翌日，蠻兵見營中有箭，皆大爲驚恐，曰：「官坡嶺距此尚有五十里，孔明一箭即射至此墩，我輩不可居矣。」遂相率退去，諸葛亮於是不戰而進佔此地。

六、諸葛旗臺——在諸葛營前的小海子內。據永昌府志所說：「武侯豎旗之所，周匝三十餘丈，隨水高下，雖巨潦亦不能侵。」

七、諸葛井——永昌府志：「諸葛井在哀牢山上，二穴相去一寸五分，各圍三尺許，形圓如碗，水可飲千人，夜有火光。孟春月，居民視井水盈涸以占歲之豐歉。相傳武侯鑿以濟

軍者。又名天池，又名金井。」

八、糧堆——保山縣城東南山中，有墩阜甚多。土人呼爲「諸葛糧堆」，謂皆是諸葛孔明覆糧於此以愚夷人者。

九、保山斷脈——馮甦演考：「諸葛南征班師，抵永昌，斷九龍山脈以泄王氣。」據永昌府志，其地「卽太保山接脈處。昔武侯過此，掘地以鐵物鎮之，防夷叛也。」

十、右軍台——在諸葛營之東，相傳爲諸葛右軍駐營之處。

十一、諸葛城——據永昌府志，在高崙山分水嶺，相傳爲諸葛武侯運鬼功於一夜間所築成。

十二、鎮夷石堆——在騰越縣矣羅山後，高一丈餘，相傳爲武侯屯兵之處。

十三、十九古街——在漾濞大邑村，每年二月十九日，四方客商與土人貿易於此。相傳孔明南征，擒孟獲於此，土人往觀如市，相沿爲街。

十四、蟠蛇谷——自騰越至保山途中，將近蒲縹處，有一大溪，兩邊懸岩壁立，一邊之岩石成赤黃色，相傳卽是孔明七擒孟獲時火燒籐甲兵之處。

十五、孟節寺——在龍陵縣平安所東。據永昌府志載，武侯南征至此，有啞泉，人飲之卽死。時有孟節其人者，具告啞泉之毒，及夷寺井水與九葉芸香草可解，孔明使人採取，軍士賴以全活者甚衆，卽此寺。今寺中尙有井。

十六、啞泉——在蟠蛇谷附近，岩中鑿一大洞，以蓄山泉，旁有石刻曰：「此啞泉，不可飲」。今岩洞中泉水已枯竭，但相傳卽是孔明南征時軍士誤飲致死之啞泉。

十七、關索嶺——在保山城六十里。相傳武侯南征時，蜀將關索屯兵於此。

十八、孔明碑——據龍陵縣志，龍陵縣平戛三江口半山上有孔明碑，其地萬丈懸岩，人跡罕至，相傳是武侯征蠻時所立。縣志記其碑文爲：「漢丞相諸葛亮至此」。又一面云：「諸葛到處無人到。」今碑上字跡已剝落，無可考徵。

以上諸項遺跡，計在大理、漾濞、永平、騰越四縣境內各有一處，龍陵縣境內有二處，餘十二處均在保山境內。由於這許多實地遺留的遺跡，頗可使人相信，諸葛亮當年出師平蠻，確曾遠征至今騰越保山龍陵一帶。今人由雲南當地所遺留的這些古蹟加以推論，遂以爲諸葛亮出師表中所說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二語，乃指渡過怒江深入緬北的「八莫」而言。這類說法，迹近附會，可以不論。但雲南迤西一帶之所以多有諸葛亮南征的遺跡，事實上又頗有若干史書上的記載爲其支持。例如「三國志集解」引張若驥「滇雲記略」一書的事說：

「七擒孟獲，一擒於白崖，今趙州定西嶺。一擒於鄧賧獠猪洞，今鄧川州。一擒於佛光寨，今浪穹縣巡檢司東二里。一擒於治渠山，一擒於愛甸，今順寧府地。一擒於怒江邊，今保山縣騰越州之間。一以火攻擒於山谷，卽怒江之蟠蛇谷。」

又馮魁「滇考」云：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衆南征。臨發，謂參軍馬謖曰：『雖同謀之歷年，今可更悉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明公方圖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其叛必速。若殄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丞相深然之。大軍由越嶲入，遣門下督馬忠爲牂牁太守平朱褒，而李恢由平彝縣案道向益州郡。諸縣大相糾合，圍李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大軍信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退還，吾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南人信之，圍稍怠，督兵出擊，大破之，追至盤江，東接牂牁，與丞相大軍聲勢相連矣。……五月，丞相渡瀘水，師至白崖，聞孟獲爲蠻漢所服，募生致之。既擒獲，使縱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不知虛實，故失，今蒙賜觀營陣，若止如此，卽易勝耳。』丞相笑而縱之，使更戰。獲引所部至銀坑，坑名獠猪洞，在鄧朶東，下有龍潭，石壁數千仞，非人力可到。丞相進師攻破，再擒之，復縱使去。獲縱後退保佛光寨，拒險堅壁，漢兵不得入。乃潛師由漾濞川而北，遇毒泉，得藥苗解之，進至寨後。獲驚以爲天神，遂又擒獲。丞相因駐師點蒼山之麓，登覽形勝，縱獲北徙浪渠。浪渠有山虎形，常出爲祟，丞相祭禱，令衆斷其山爲三。已而進兵遇獲，一鼓擒之。未至，遣人傳語曰：『吾無面目見爾』，仍縱令去。獲因南走慶

旬。旬本名百濮，獲之宗郤在焉。丞相追之，道險遠，無饌，幾困，幸髡州彝蠻從談北運番菽至。慶旬人謀曰：『諸葛丞相仁德遠被，屢擒獲不殺，獲尙欲叛亂，逆天不祥。』於是開壁納我軍，獲又就擒。丞相曰：『此親戚叛之也』，復縱去。獲欲入哀牢糾合諸蠻，而慶旬既下，永昌道通，大兵俱渡江與昌凱等會，樹旗臺，按八門，休兵養士，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彝衆感悅。孟獲計窮，復入驃國，驅象獸以戰。漢兵預備獅獸狀蒙之，用火攻，象皆反奔。丞相駐兵怒江之澚，六擒孟獲。獲至，縱無所投，携重賂入緬彝木鹿等國，借安都魯兵，皆藤帽藤甲，不畏刀劍。漢兵與戰，少卻。見衆彝渡江，以甲弁爲筏，丞相曰：『吾得破敵之術矣！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乃誘入山谷中，舉火焚之，蠻無噍類焉。擒獲至，猶遣去。獲止，叩首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乃於普坎立南征碑紀績。班師抵永昌，斷九隆山脈以洩王氣。回駐白崖，立鐵柱鎮諸蠻。與誓曰：『碑若仆，蠻爲漢奴』。又遣別將略定朱提等地。丞相在南中，勸彝築城堡，務農桑，諸彝感慕德化，皆自山林徙居平壤。南中悉平。」

以上兩段記事，直是爲三國演義的七擒孟獲故事作了詳細的註解。所不同的是，演義敘七擒戰功，均無確切的地址可考；此則考訂詳明，足以使人確實相信七擒孟獲的故事俱有本末可稽，不致看作小說家的無稽之談。上述記事如果屬實可信，那末，不但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應當永垂史冊，即諸葛亮當年曾率軍遠征至保山騰越一帶，也當爲確切可靠的史事，

凡所遺留的史蹟，亦就信而有徵了。但若稽之漢晉以來的史書記載，便可知道，諸葛亮當年出師征蠻的有關事蹟，早期史書所記甚為簡略，而愈是晚出的史書，記載愈見詳晰。這就存在了一項疑問，何以在早年不能詳知的史事，愈到後來，反倒愈為詳明清晰呢？是不是當年所遺留的實物證據到後來漸有發現。致使後出的史書在敘述史事方面足以彌補早期史書的缺陷呢？這其間的問題，誠然很值得研究。

自漢晉以來，記述諸葛亮征蠻的史書，當以三國志及華陽國志、漢晉春秋等書為最早。其中三國志的成書時間在前，華陽國志及漢晉春秋較為晚出。將三書中的有關記事加以臚陳比較，當可看出此一故事的演變趨勢。

三國志蜀後主劉禪傳：「（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又同書諸葛亮傳：「（建興）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金資所出，國以富饒。」

晉常璩華陽國志：「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為太守廣漢王士為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旆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併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

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

宋裴松之註三國志引漢晉春秋：「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只如此，則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竟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

將以上三種記載比較觀看，可知最早成書的三國志記載最簡略，其間全無「七擒孟獲」的故事蹤影。華陽國志與漢晉春秋中雖然曾有七擒孟獲之說，但我們如注意此三書中所記諸葛征蠻的前後時間及到達地點，當可發現，這裏所出現的七擒孟獲故事，並不即能與後來所傳的七擒孟獲故事相吻合。因爲諸葛亮之出師在建興三年三月，此年五月渡過瀘水，其秋至滇池，南中之叛亂即告平定。由後人的考證，瀘水即今雅礱江，諸葛渡瀘的津渡所在，在雅礱江流入金沙江處的下流，亦即今四川會理縣西八十里處。「五月渡瀘」以後，所到達之地點在今雲南北境之武定府及姚州一帶，由此轉戰西南，於秋間到達滇池，四郡悉平，無論就地理及時間兩方面考察，均不可能遠至雲南迤西的保山龍陵一帶。此不但因各地相距的路程過遠，而且由「遂至滇池」一語觀之，諸葛亮在轉戰三月之後所到達的最遠地點不過是雲南昆明附近的滇池，亦即是當時的益州郡治所在。然則要說諸葛亮當年曾遠至雲南迤西的保山

龍陵一帶，豈不是迹近誇張附會了麼？

方輿紀要：「雲南與貴州四川接壤，今行旅所經，有東西兩路，而皆以曲靖爲孔道。從辰沅經貴州，出威清平壩普定安南，越普安州入雲南界，遵平夷而達曲靖者，此東路也。從巴蔓經瀘州，出永靖赤水畢節，過昭通，踰七星關入雲南界，遵霑益而達曲靖者，此西路也。志云：『雲南之門戶有四，曰古路，曰西路，曰東路，曰間路。』自印雅建昌會川涉金沙江入姚安白崖者，古路也。秦常頌略五尺道，至蜀諸葛武侯始大闢之，謂之西道，亦曰石門道。唐書韋皋傳：『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所開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經北谷近吐著，皋復治之，由黎州出印部，置青溪關，遣幕府崔佐時從此通南詔。』又蜀王建時由此擊雲南，俘斬數萬。自宋以後，此道又閉，元季始置郵傳于此。東路則肇自莊嶠，而立驛則自明初始。若由重慶綦江七驛至遵義，又六驛至貴州，所謂間道也。諸葛武侯遣李恢關索分道南征，又馬忠撫定牂牁，皆由此。」這一段記事，大體上說明了清代以前雲南與內地的交通路線。清代時由湖南經貴州至雲南，稱爲東路，亦即古時之「東路」；至於由重慶取道遵義畢節而入雲南的「西路」，在古時稱爲「間路」。諸葛亮由四川出發征蠻，所取的行軍路線有二，李恢馬忠等部由「間路」，他本人所率的大軍則由「西路」，亦即唐以後所稱的石門道。此不但方輿紀要的記述可資證明，由三國志等書的史文中加以考索，亦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

蜀漢時的益州郡，郡治在今雲南滇池附近的晉寧縣東。越嶲郡，郡治在今西康省越嶲縣與西昌縣之間。牂牁郡治且蘭，故城在今貴州省之平越縣，其轄境包括今貴州省之大部分，及四川之東南部，雲南之東北部。永昌郡，郡治在今雲南之保山縣，其轄境包括雲南之迤西一帶。蜀漢建興三年，丞相諸葛亮南征四郡，以李恢馬忠等軍由重慶南向貴州，略定牂牁郡之叛亂，然後使馬忠爲牂牁郡太守鎮攝地方，使李恢由畢節出雲南，與諸葛亮經西昌南向雲南之大軍遙相呼應，成犄角之勢向雲南夾攻。吳省欽「白華文集」有「武侯南征故道考」一文，考定諸葛亮南征時所遵行之路程，即係前文所說的「西道」，摘引一段如下：

「漢文帝廢淮南王，徙之嚴道卬郵，卬岷之有郵舊矣。武帝使司馬相如開越嶲，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華陽國志：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五月，渡瀘水，征益州。續漢書郡國志，越嶲無安上縣。而常氏言，縣去郡八百里，在潛溪馬湖二縣之間，其地當在今黃螂馬邊及涼山夷界。當元狩元年，張騫因蜀犍爲發間使通滇國。建武十九年，益州夷叛，遣將軍劉尚，發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討之。尚渡瀘水入益州，大破棟蠟等羌，而唐蒙先於犍道（今四川宜賓縣）開閣鑿石，其道廣四五尺。武侯順流而下，由犍道而至安上入越嶲，非自安上而入水也。今成都至建昌（今西昌）度清溪之大相公嶺，絕大渡河，非半月不達。而明洪武七年景川侯曹震來蜀開道，以峨帽自建昌古有驛道，平易可行，較舊路近一二三百里，遂爲關治。……孟獲之叛在益州，距越嶲尚遠。而會理州西百五十里有瀘水，自